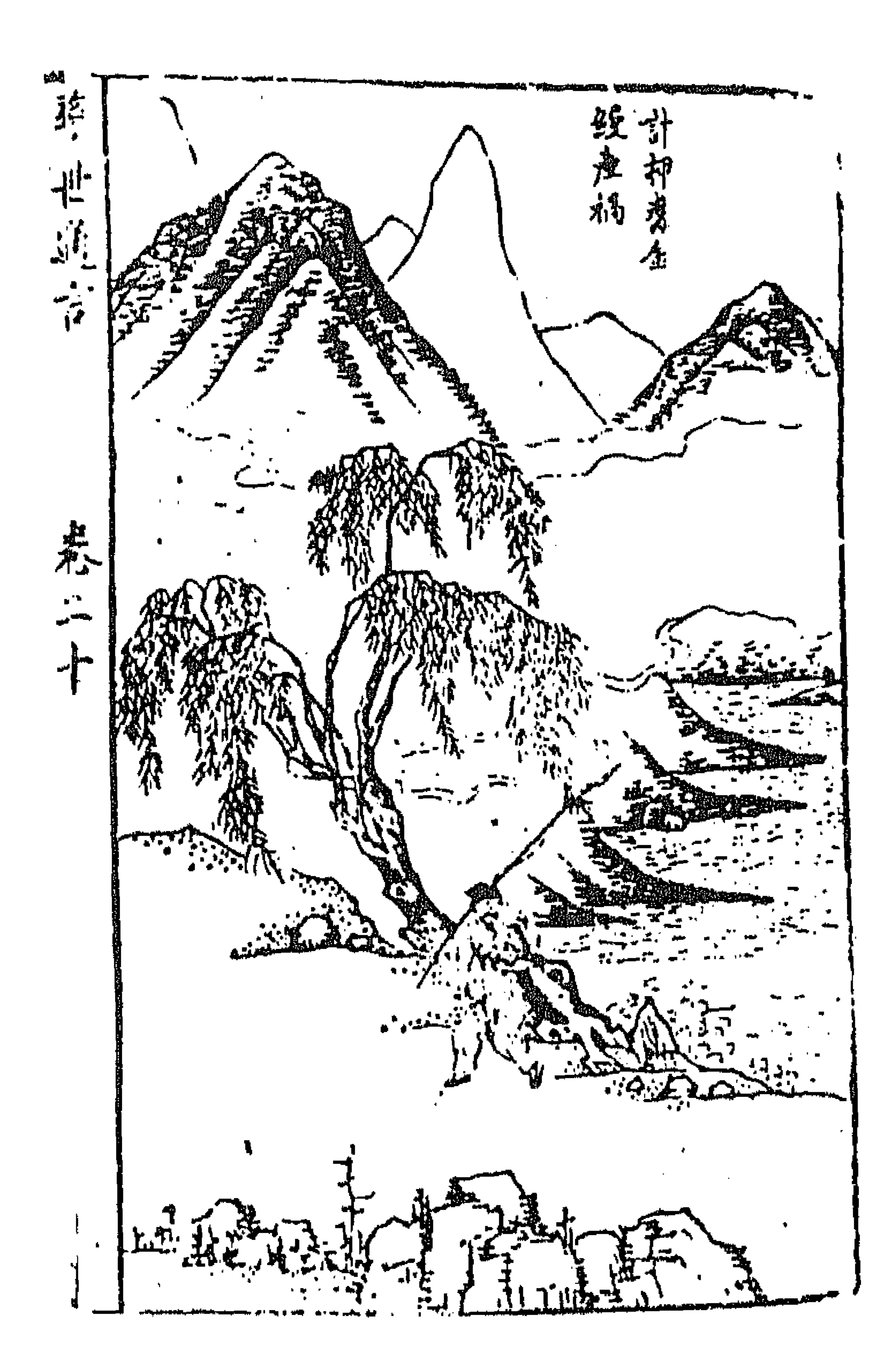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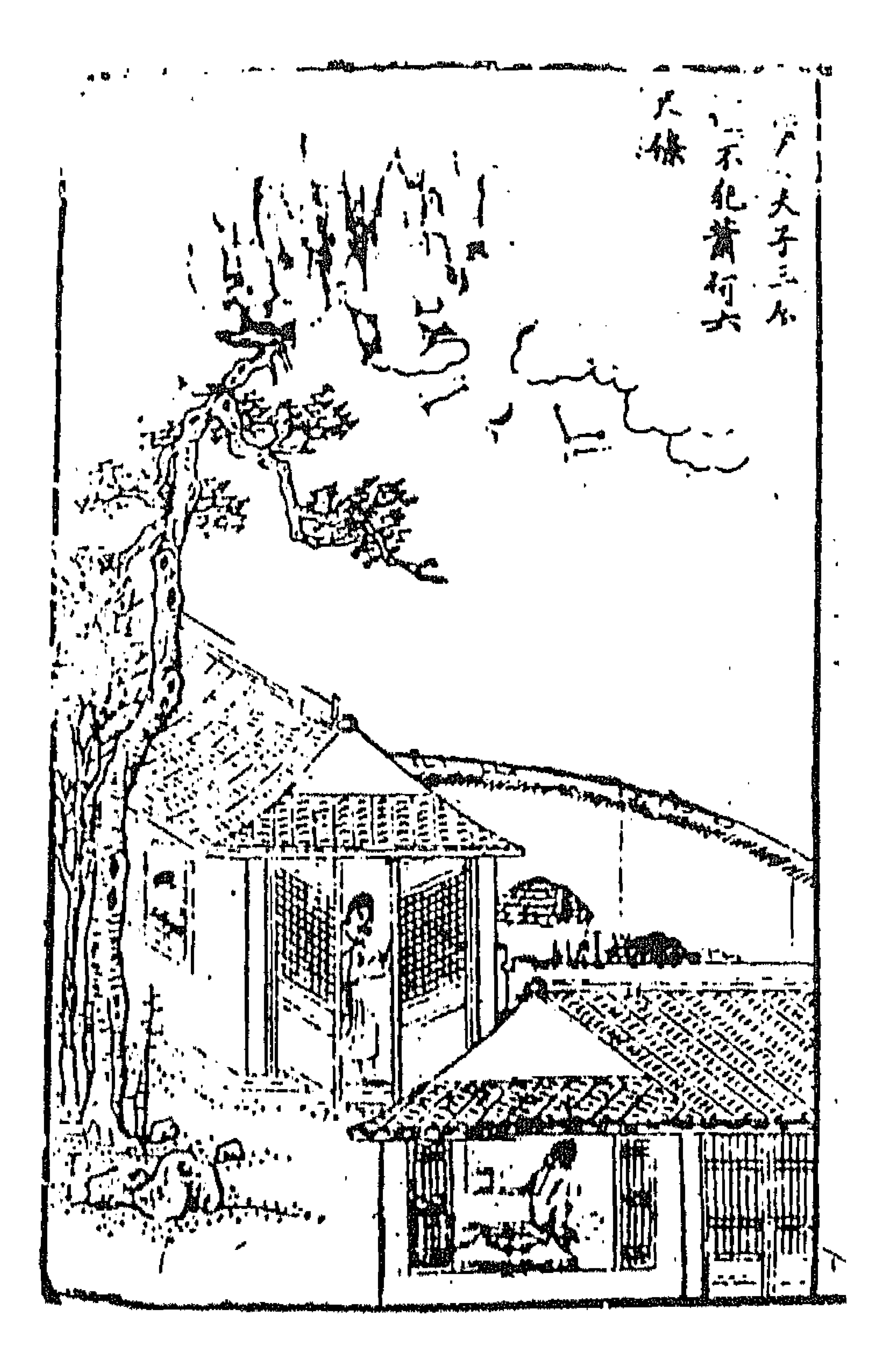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計押番金
鰻產禍


大子三人
不能蕭何六
人條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舊名金鰻記

終日昏昏醉夢間　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姓計名安在北司官廳下做個押番止只夫妻兩口兒偶一日下番在家天色却熱無可消遣却安排了釣竿遮運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釣了一日不曾發市計安肚裏焦躁却待收了釣竿歸去覺道浮子沉下去釣起一件物事來計安道聲好不知高低只有錢那裏討安在籃內

不即將心之术又孟論

收拾了竿子起身取路歸來一頭走只聽得有人叫道計安回頭看時却又没人又行又叫計安吾乃金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富貴不可言盡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仔細聽時不是別處却是魚籃內叫聲計安道却不作怪一路無話到得家中放了竿子籃兒那渾家道丈夫快去聽裏去太尉使人來叫你兩遭不知有甚事分付便來計安道今日是下番日期叫我做甚說不了又使人來叫押番太尉等你計安連忙換了衣衫和那叫的人去府當官少事了興回來家中脫了衣裳以安排歇來哭只

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押番見了哭了一聲叫聲苦不知高低我這性命休了渾家也哭一聲道沒甚事吽苦連聲押番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遍道是一條金鰻他說吾乃金明池掌若放吾大富不可言若害我教我合家死于非命你却如何把他來害了我這性命合休渾家見說啐了一口噇酒不是放屁金鰻又會說起話來我見沒下飯去却他來喫却又沒事你不喫我一發喫了討安樂共同不已到得晚間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渾家見他煩悶靠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侍他自當夜之間那渾

家身懷六甲，只見眉低眼慢，腹大乳高。倏忽間又十月滿足，臨盆之時，叫了收生婆，生下個女孩兒來，正光

野花不種年年有　煩惱無根日日生

那押番看了，夫妻二人好不喜歡，取名叫做慶奴。時光如箭，轉眼之間，那女孩兒年登二八，長成一個好身材，伶俐聰明，又教成一身本事，爹娘憐惜，有如性命。時遇靖康丙午年間，士馬離亂，因此，計安家夫妻女兒三口，收拾隨身細軟包裹，流落州府，後來打聽得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安，計安便迤邐

取路奔行在來、不則一日、三口兒入城、權時討得個安歇、便去尋問舊日官員相見了、依舊收留在廳着役、不在話下。計安便教人尋間房、安頓了妻小居住。不止一日、計安覷着渾家道、我下番無事、若不做些營生、恐坐喫山空、須得些個道業來相助方好。渾家道、我也這般想、別沒甚事好做、算來只好開一個酒店、便是你上番時、我也和孩兒在家裏賣得。計安道你說得是、和我肚裏一般。便去理會這節事、次日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却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喫、沒爹娘、獨自一個、姓周名得、排行第三、安排都

了選吉日良時開張店面周三就在門前賣些果子
自捏合些湯水到晚間就在計安家睡計安不在家
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那周三直是勤力却不解
懶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忽朝一日計安對妻子道我
有何話和你說不要嗔我渾家道却有甚事只管說
計安道這幾日我見那慶奴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
渾家道孩兒日夜不曾放出去並沒甚事想必長成
了恁麼計安道莫托大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
當日沒話說一日計安不在家做娘的叫那慶奴來
我兒娘有件事和你說不要瞞我慶奴道沒甚事

入不須疑

了

便說道我這幾日見你身體粗懶全不似模樣實對我說慶奴見問只不肯說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著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捉住慶奴搜檢他身上將娘只喫得只叫

出又何益

聲苦連腮贓掌打那女兒你好被何人壞了慶奴哭打不過哭著道我和那周三兩個有事娘兒說不敢出聲擲着腳只叫得苦原是怎的計結爹歸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裝這般憊了周三不知裏面許多事凡自在門前賣酒到晚計家歸來歇息了安排些飯食喫罷渾家道我有件事和你說恐怕你的言語

打殺何益

那丫頭被周三那廝壞了身體那計安不聽得說萬事全依聽得說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要去打那周三渾家攔住道且商量打了他不爭我家却是甚活計計安道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府第却做出這般事來譬如不養得把這丫頭打殺了罷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爹爹稍過便問這爭却怎地出豁做娘的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兒來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斷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道只有一法免得被恥辱計安道你且說渾家

周三[illegible] [illegible] 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所乃也

道周三那厮又在我家得使何不把他來招贅了說
話的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三只好休也只被人笑
得一場兩下趕開去那沒後面許多說話不想討去
聽信了妻子之言便道這也使得當日且分付周三
歸去那周三在路上思量我早間見那做娘的打發
奴娩開押番歸那打發我出門須只東問事發若是
這事走漏須教我喫官司如何討個沒做理會處正
是

烏鴉與喜鵲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間前捱過數日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三下財納

只合分付
[illegible]押番去
非[illegible]

虛行口成親不在話下倏忽之間周三入贅在家一
載有餘夫妻甚是說得着兩個暗地計較了只要撚
出去住在家起晏睡早躲懶不動周三那廝打出吊
入公然乾顙討安忍不得不住和那周三廝鬧便和
渾家商量和這廝官司一場奪了休却不妨得日前
時便怕人笑沒出手今番只說是招那廝不若便安
排圈套捉那周三些個事鬧將起來和他打官司離
合尚不住奪了休周三只得離了計押番家自去趕
趁㒸慢奴不敢則聲心裏自煩惱正自生氣死別討休
在家相及半載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說却是個說

親的媒人相見之後坐定道聞知宅上小娘子要說親老媳婦特來討茶道有甚好頭腦尚望主盟婆子道不是別人這個人是虎翼營有請受的官身占破在官員去處姓戚名青討茶見說因緣相撲那便肯即時便出個帖子幾盃酒相待押番娘便說道婆婆用心則個事成時那得相謝婆婆前了自去丈夫前個那說道也好一則有請受官身二則年紀大些那老成三則周三那廝不敢來胡生事已自嫁了個官身我也認得這戚青那害熱話中見快媒人一合說成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成親那說慶奴與戚青兩

自古官衙許多賛大夫 [illegible] 自取

個說不着道不得個少女少郎情色相當成青却年紀大便不中那廝奴意却整日鬧炒沒一日淨辦爹娘見不成模樣又與女奪休告托官員封過狀子去所屬看人情面給狀判離成青無力勢被奪了休遇喫得醉便來計押番門前罵忽朝一日發出口說話來教張公喫酒李公醉柳樹上着刀桑樹上出血正是

安樂窩中好使氏　中堂有客寄書來
多應只是名和利　撇在床頭不拆開

那廝青過喫得酒醉便來廝罵却又不敢與他計較

一示可不戒

時隣里也來相勸，次後喫得醉便來，把做常事，不管他。一日戚青指着許押番道：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女！不信，道了自去。隣里都知，却說慶奴在家又經半載，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莫是來說親，相見了，茶罷，婆子道：有件事要說，怕押番焦躁。許安夫妻兩個道：但說不妨。婆子道：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諧，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三五年一程，却出來說親也不遲。許安聽說，肚裏道也好，一則兩遍裝幌子，二則壞了些錢物，却是又嫁甚麼人？是得便道：婆婆有甚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婆子道：便是有個

當人要小娘子特地教老媳婦來說見在家中安歇他前來宅上喫酒認得小娘子他是高郵軍主簿如今來這裏理會差遣沒人相伴只是要帶歸宅裏去却不知押番肯也不肯夫妻兩個計議了一會便道若是婆婆說時必不肯相誤婆婆主盟則個當日說定商量揀日做了文字那慶奴拜辭了爹娘便來伏事那官人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父子不得相見正是

天聽寂無聲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官人是高郵軍主簿家小都在家中來行在守候
小身差遣姓李名子由討得慶奴便一似夫妻一般
日間寒食節夜裏正月半那慶奴思衣得衣思食得
食數月後官人家中信到催那官人去恐在都下費
用錢物不只一日幹當完備安排行裝買了人要僱
了船隻即日起程取水路歸來在路貪花戀酒遲延
程途直是快快相次到家當直人等接著那恭人出
來與官人相見官人只應得喏便道恭人在宅幹管
不易便教慶奴入來參拜恭人慶奴低著頭走入來
立地那待將恭人道且休拜便問這是甚麽人官人

道實不瞞恭人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胡亂討來相伴今日帶來伏事恭人恭人看了慶奴道你却和官人好快活來我這裏做甚麼慶奴道奴一時遭際恭人看離鄉背井之面只見恭人教兩個養娘來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脫了身上衣裳換幾件粗布衣裳著了解開腳蓬鬆了頭罰去廚下打水燒火做飯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哭告恭人道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若不要慶奴情願轉納身錢還歸宅中恭人道你要去可知好哩且罰你廚下喫些苦你從前快活也勾了慶奴看着那官人道你帶我來却教我

這模樣你須與我告恭人則個官人道你在宅人何等情性隨你了得的包待制也斷不得這事你只沒奈何我自性命不保等他性下都與你告則將那般奴到廚下去官人道恭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在牙家轉變身錢便了何須發怒恭人道你好做作兀自說哩自此罰在廚下相及一月忽一日晚官人去廚下只聽得黑地裏有人叫官人官人聽得認得是慶奴聲音走近前來兩個扯住了哭不敢高聲便說道我不合帶你回來教你喫這般苦麼奴道你只管教我在這裏受苦來是幾時得了官人沉吟半晌道我

有道理救你處不若我告他只做退你去牙家轉變身錢安排廨舍悄悄地教你在那裏住我們救人把錢來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是好也不好慶奴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都是災星退度當夜官人離不得把這事說道慶奴受罪也勾了若不要他時教發付牙家去轉變身錢恭人應允不知裏面許多事且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虞候叫做張彬專一料理這事把慶奴安頓廨舍裏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只瞞着恭人一個不知官人不時便走來安排幾盃酒吃了後免不得做些沒正經的事都 說宅裏有個小官人

此兒破綻

小官人與了聰明的話

叫做佛郎，年方七歲，道是得人憐，有時往來慶奴面裏耍。爹爹便道：「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這個是你姐姐。」孩兒應喏。忽一日，佛郎來要走入去，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喫酒，佛郎見了，便道：「我只說向爹爹道。」兩個男女廻避不迭，張彬連忙走開躲了。慶奴一把抱住佛郎，坐在懷中，說：「小官人不要胡說，姐姐自在這裏喫酒，等小官人來。」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喫。那佛郎只是說：「我向爹爹道你和張彬做兩個做甚麽。」慶奴聽了，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你說了，我兩個却如何？」翻頭一縱，計上心來，算若你說若我沒奈何

來年今月今日今時是你忌辰把條手巾抵住佛郎

揆番在床上便去一勒那裏消半碗飯時那小官人

命歸泉世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却歲寒心

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勒殺了却是怎地出豁正沒理

會處只見張彬走來慶奴道厮耐這厮只要說與爹

爹知道我一時慌促把來勒死了那張彬聽說叫聲

苦不知高低道如娘我家有老娘却如何出豁慶奴

道你教我壞了他怎恁地說是你家有老娘我也有

爹娘事到如今我和你收拾些包裹夾走行在見我

可恨小狀而見色忘止必不畏避于法大事竟失身敗甚

爹娘道須不妨張彬沒奈何只得隨順兩個打[illegible]兒漾開了逃走雖不得它中不見了佛郎尋到慶奴家裏見他和張彬走了孩兒勒死在床一面告了官司出賞捉捕不在話下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江那張彬肚裏思量著老娘憶著這事因此得病就在客店中將息不止一日身邊細軟衣物解盡張彬道要一文看也沒有都是如何計結較地兩行淚下教我做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彬道在那裏慶奴道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裏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

趙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好人家兒女、如何做得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你沒事、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店中趕趁、話分兩頭、却說那周三自從奪休了、做不得經紀、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著、一夏衣裳著汗、到秋來都破了、再歸行在來、於計押番門首過、其時是秋深天氣、濛濛的雨下、計安在門前立地、周三見了、便唱個喏、計安見是周三、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周三道、打這裏過、見丈人、唱個喏、計安見他身上襤褸、動了個惻隱之心、便道、入來、請你喫碗酒了去、當時

只你休引那廝，却沒甚事，千不合萬不合，教人來喫
酒，却教計押番
種是死死之太苦　一種是亡亡之太屈
却說計安引周三進門，老婆道：沒事引他來做甚？周
三見了丈母，唱了喏，道多時不見，自從夯了，伏侍了
一場，做不得經紀，投遠親不着，如姐姐安樂，計安道：你
說，自你去之後，又討頭惱不着，如今且去官員人家
三二年，却又理會，便教渾家煖將酒來，與周三喫，喫
罷，沒甚事，周三謝了，自去，天色却晚，有一兩點雨下
則，道也罪過他，留我喫酒，却不是他家不好，都是

我自討得這場煩惱、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却是怎地好、深秋來到這一冬、如何過得、自古人極計生、驀上心來、不如等到夜深、撥開計押番門、那老夫妻兩個又睡得早、不防我、拏些個東西、把來過冬、那條路却靜、不甚熱鬧、走回來等了一歇、撥開門閃身入去、隨手關了、仔細聽時、只聽得押番娘道關得門戶好、前面響、押番道撑打得好、運家道天色雨下、怕有做不是的、起去看一看、放心、押番真個起來看、周三聽得道苦也、起來捉住我、却不利害、去那竈頭邊摸著把刀在手、黑地裏立著、押番不知頭惱、走出房門看時

兩個死

三個死

心淂也已那大丸後百余鏹錢門

周三讓他過一步傍腦後側刹見道爾手傍然倒地命歸泉世。周三道：只有那婆子未作也如然殺了，不則聲走上床，揭開帳子，把押番娘殺了。點起燈來，把家中有底細軟包裹，都收拾了。攪亂了半夜，背了包裹，倒拽上門，迤邐出北關門。比及天色已曉，人家都開門，只見押番家靜悄悄不開，聲息都無。鄰舍道：莫是睡殺了也？鬧門叫喚不應。推那門時，隨手而開。只見那中門裏，計押番死屍在地。便叫押番娘，又不應。走入房看時，只見床上血浸着那死屍，箱籠都開了。眾人都道：不是別人，是戚青這廝，每日醉了來罵

便要殺他今日眞個做出來即時經由所屬便去捉
了戚青戚青不知來歷一條索縛將去和隣舍解上
臨安府府主見報殺人公事即時陞廳押那戚青至
面前便問有請官身輙敢禁城內殺命掠財戚青初
時辨說後來隣舍指證叫罵情由分說不得結正申
奏朝廷勘得戚青有請官身禁城內圖財殺人押赴
市曹處斬但見

刀過時一點清風　屍倒處滿街流血

戚青枉喫了一刀且說周三壞了兩個人命只恁地
休却沒有天理天幾曾錯害了一個只是時辰未到

[illegible]遊周三迤邐取路直到鎮江府討個多[illegible][illegible]了一[illegible]

乘出來閒走，一邊覺道肚中有些飢，就這裏買些酒

喫，只見一家門前招子上寫道，

釀成春夏秋冬酒　醉倒東西南北人

周三入去賖酒，保唱了喏，問了升數，安排菜蔬下口，

方纔喫得兩盞，只見一個人頭頂著廝鑼入來閣兒

前道個萬福，周三擡頭一看，當時兩個都喫一驚，不

是別人，却是慶奴。周三道，姐姐，你如何却在這裏，便

教來坐地，教量酒人添隻盞來，便道，你家中說道你

官人家，如今却如何恁地，慶奴見說，淚下數行，但

兒、

幾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真珠落綫頭

道、你被休之後、嫁個人不著、如今賣、我在高郵軍王溥家、到得他家、娘子妬色、罰我厨下打火、挑水做飯、一言難盡、喫了萬千辛苦、周三道、却如何流落到此、慶奴道、實不相瞞、後來與本府虞候兩個有事、小官人撞見、要說與他爹爹、因此把來勒殺了、沒計奈何逃走在此、那厮却又害病在店中、解當使盡、因此我便出來撰幾錢盤纏、今日天與之幸、撞見你、喫了酒、我和你同歸店中、周三道、必定是你老公一般、我須

不去廢奴道不妨我自有道理那裏是教周三不歹送壞了二個人性命有詩爲証

日暮迎來香閣中　百年心事一宵同
寒雞鼓翼紗窗外　已覺恩情逐曉風

當時兩個同到店中甚是說得著當初兀自賠藥資嗽去看那張彬次後有了周三便不管他有一頓沒一頓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說話先自十分病做十五分得口氣死了兩個正是推門入拍免不得買具棺木盛殮把去燒了周三撒乞中兩個依舊做夫妻周三道我有何話和你說如今卻不要你出

夫賣唱，我自尋些道路，撰得錢來使，慶奴道，怎麽恁地說，當初是沒計奈何做此道路，自此兩個恩情，便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忽一日慶奴道，我自離了家中，不知爹娘下落，和你同去行在投奔爹娘，大夾惡殺不喫兒，周三道，好卻好，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慶奴問怎地，周三，卻待說又忍了，當時只不說便休，千不合萬不合說出來，分明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慶奴務要問個備細周三道實不相瞞如此如此把你爹娘都殺了却走在這裏如何歸去得慶奴見說大哭起來扯住道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周三道住住我不合殺了你爹娘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彬大家是死慶奴沉吟半晌無言抵對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周三忽然害着病起床不得身邊有些錢物又都使盡慶奴看着周三道家中没柴米却是如何你却不要嗔我前回這智今番在依舊去賣唱幾時等你好了却又理會周三無計可施只得應允自

從出去趕趁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廝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潑下貼了他不出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熟酒店裏櫃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一日却是深冬天氣下雪起來慶奴亦在危樓上倚著闌干立地只見三四個客人上樓來喚酒慶奴道好大雪晚間沒錢歸去那廝又罵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我且胡亂去賣一賣便去揭開簾兒打個照面慶奴只叫得苦也不是別人却是宅中當直的叫一郎慶奴你好做作却在這裏嚇得慶奴不敢則聲元來宅中下狀

知道走過鎮江、便差它中一個當值的廝把[illegible]
來捉、便問張彬在那裏、慶奴道生病死了、我如今却
和我先頭丈夫周三在店裏住、那廝在臨安把我爹
娘來殺了、却在此撞見、同做一處、當日酒也喫不成
叫店家綁了慶奴、到店中床上拖起周三、綁了、解來府
中、當廳勘結、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申奏朝廷、內
有戚青屈死、別作施行、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
母、慶奴不合因奸殺害兩條性命、押赴市曹處斬、但
見

犯由前引、棍棒後隨、前街後巷、遊遍過後幾時回、

把眼睜開今日始知天報近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尺條

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道不得個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後人評論此事道計押番釣了金鰻那時金鰻在竹籃中開口原說道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如何又連累周三張彬戚青等許多人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該是一宗按上的鬼只借金鰻作個引頭連這金鰻說話也

的這桃當不知虛實總是個凶妖之先兆計安既知其異便不該帶回家中以致害他性命大凡物之異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詩為證

李放采蛇得美姝　孫臏能于發奇書
勸君莫害非常物　禍福冥中報不虛


趙太祖千里
送京娘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兎走烏飛疾若馳　百年世事總依稀
累朝富貴三更夢　歷代君王一局棋
禹定九州湯受業　秦吞六國漢登基
百年光景無多日　晝夜追歡還是遲

話說趙宋末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自稱石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遭胡元之亂，曾詣軍門獻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蹙，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

避隱於此山中指山爲姓農圃自給恥言仕進政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娓娓不倦一日近山有老少三儒閒步石室與隱士相遇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事隱士問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云修文偃武一士云歷朝不誅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黷武然蠻夷長懾稱爲強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盛後變爲藩鎮雖跋扈不臣而犬牙相制終藉其力宋自澶淵和虜懼於用兵其後以歲幣爲常以拒敵爲謀金元繼起迭至亡國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下

殺大臣雖是忠臣之與然姚崇同一流俗便小
人進有非望之禍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所以壞
於姦相之手乃致末年時窮勢敗而偷安於虜庭耕
似道於衂下不亦晚乎以是爲勝於漢唐豈其然哉
儒道據先生之意以何爲治隱士道他非所不及
漢唐雖不貪女色最勝○儒道何以見之隱士道漢
高宗淫亂於武姬唐宗亂倫於弟婦有氏武氏幾危社
稷飛燕太真姊妹淫亂宋代雖有盤樂之主絕無淫
色之君所以治世何而隆德獨超其美此則遠過於
漢唐者矣○儒道服而去止是

要知古往今來理　須問高明遠見人

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善、不但是爲君以後、早朝晏罷、寵幸希疎、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直道而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正是

說時義氣凌千古　話到英風透九霄
八百軍州真帝主　一條桿棒顯雄豪

且說五代亂離有詩四句

朱李石劉郭　梁唐晉漢周

都來十五帝　擾亂五十秋

這五代都是偏霸，未能混一，其時土宇割裂，民無定主。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兀自有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北漢劉崇　南唐李璟

蜀孟昶　南漢劉晟

那三鎮？

吳越錢佐　荊南高保融

湖南周行逢

雖說五國三鎮，那周朝承梁唐晉漢之後，號為正統。趙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為殿前都點檢，後因陳橋兵

變代與爲帝、混一宇內、國號大宋、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因他父親趙洪殷曾任漢爲岳州防禦使、人都稱匡胤爲趙公子、又稱爲趙大郎、生得面如噀血、目若曙星、力敵萬人、氣吞四海、專好結交天下豪傑、任俠任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管閑事的祖宗、撞沒頭禍的太歲、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鬧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到關西護橋、殺了董達、得了名馬赤麒麟、黃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捧打死了李子英、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來到太原地面、遇了叔父趙景清、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就留趙

公子在觀中居住，誰知染患，一臥三月。比及病愈，景清朝夕相陪，要他將息身體，不放他出外閒遊。一日，景清有事出門，分付公子道：「姪兒耐心靜坐片時，病如小愈，切勿行動。」景清去了，公子那裏坐得住，想道：「便不到街坊遊蕩，只在本觀中閒步一回，又且何妨。」公子將房門扯上，進殿遊觀，先登了三清寶殿，行過東西兩廊，七十二司，又看了東岳廟，轉到嘉寧殿上，遊玩嘆息一聲，真個是：

金爐不動千年火　玉盞長明萬載燈

行過多景樓、玉皇閣，一處處殿宇崔嵬，制度宏敞。公

子喝采不迭果然好個清油觀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轉到那邪地放冷靜所在却見小小一殿正對那子孫宮相近上寫着降魔寶殿殿門深閉公子前後觀看了一回正欲轉身忽聞有哭泣之聲乃是婦女聲音公子側耳而聽其聲出於殿內公子道既作怪這裡是出家人住處緣何藏匿婦人在此其中必有不明之事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開這殿來看個明白也好放心回身到房中與道童討降魔殿上匙鑰道童道這匙鑰師父自家收管其中有機密大事不許閒人開看公子想道只在山中直須叫人不依

來俺叔父不是個好人三回五次只教俺清坐莫出外閒行原來幹這勾當出家人成甚規矩今日俺去打開殿門怕急的方欲移步只見趙景清回來公子合愁相迎口中也不叫叔父氣忿忿地問道你老人家在此出家幹得好事景清出其不意便道我不曾做甚事公子道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景清方纔省得便搖手道賢侄莫管閒事公子急得暴跳如雷大叫道出家人清淨無爲紅塵不染爲何殿內鎖着個婦女在內哭哭啼啼必是非禮不法之事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是是是說得明白還有個

商量你要挑三撥四反說出不是與你和光同塵做
景清見他言詞峻厲便道賢侄你錯怪愚叔了公子
道怪不怪是小事且說轎內可是婦人景清道正是
公子道可又來景清曉得公子性燥遂未敢明言用
緩詞答應道雖是婦人却不干本觀道衆之事公子
道你是個一觀之主就是別人做出歹事寄頓在殿
內少不得你知情景清道賢侄息怒此女乃是兩個
有名響馬不知那裏擄來一月之前寄於此處托吾
等替他好生看守若有差遲寸骨不留因是賢侄將
來撞不曾對你說得公子道响馬在那裏景清道賢

往那裏去了、公子不信道豈有此理、快與我打開

門、與女子出來、俺自家問他詳細、說罷、綽了渾鐵方稍短棒、往前先走、誰知他性如烈火、不好遮攔、

快取了匙鑰、隨後赶到降魔殿前、誰在外邉開鎖、那女子在殿中聽得鎖響、只道是強人來到、愈加啼哭、公子也不添言語、纔得門開、一脚跨進、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號做一團、公子近前放下渾鐵稍棒、看那女子、果然生得標致

眉掃春山、眸横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宛似楊妃剪髮、琵琶聲不響、是個未出水

的明妃胡笳詞若成分明強和番的蔡女天生一

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

公子撫慰道小娘子俺不比奸淫之徒你休得驚慌

且說家居何處誰人引誘到此倘有不平俺趙某與

你解救則個那女子方纔收神拭淚淚道個萬福

公子還禮女子先問尊官貴姓景清代答道此乃汴

京趙公子女子道公子聽稟未曾說得一兩句早已

撲簌簌流下淚來原來那女子也姓趙小字京娘是

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

來陽曲縣還北岳香願路逢兩個響馬強人一個叫

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兒京娘敍

色餓了他父親性命擄掠到山神廟中張周二強人

爭要成親不肯相讓議論了兩三日二人恐壞了義

氣將這京娘寄頓于清油觀將魔殿內分付道士小

心供給看守再去別處訪求個美貌女子擄掠而來

湊成一對然後同日成親為壓寨夫人那強人去了

一月至今未回道士懼怕他只得替他看守京娘叙

出緣由趙公子方纔向京清道適纔甚是粗鹵險些

冲撞了叔父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無端被強人所

擄俺今日不救必待何人又向京娘道小娘子休要

雅肯

悲傷萬事有趙某在此管教你重回故土再見爹娘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出於虎口奈家鄉千里之遙奴家孤身女流怎生跋涉公子道救人須救徹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京娘拜謝道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景清道賢侄此事斷然不可那强人勢大官司禁捕他不得你今日救了小娘子典守者難辭其責再來問我要人教我如何對付須當連累於我公子笑道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爲萬夫不懼那响馬雖狠敢比得潞州王麼他須也有兩個耳朵聽得俺趙某名字

撒脫

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俺留個記在此你們好向後那响馬說罷輪起渾鐵齊肩棒橫着身子向那殿上朱紅槅子狠的打一下極拉一聲把菱花窗槅都打下來再復一下把那四扇槅子打個東倒西歪唬得京娘戰戰兢兢遠遠的躲在一邊諕得面如土色口中只叫罪過公子道强人若再來時只說趙某打開殿門搶去了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要來尋俺時教他打蒲州一路來景清道此去蒲州千里之遙路上盜賊生發獨馬單身尚且難走况有小娘子牽絆凡事宜三思而行公子笑道漢末三國時關雲長獨行

八大笑話

千里五關斬六將護着兩位皇嫂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這纔是大丈夫所爲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趙某還做什麼人此去倘然兇家狹路相逢教他雙雙受死景清道然雖如此還有一說古者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共器賢侄千里相送小娘子雖則美意出於義氣傍人怎知就裏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際被人議論可不爲好成歉反爲一世英雄之玷公子呵呵大笑道叔父莫怪我說你們出家人慣妝架子裏外不一俺們做好漢的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人言都不計較景清見他主意已決問

道賢侄幾時起程公子道明早便行景清道只怕賢侄身子還不健旺公子道不妨事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小娘子方纔叔父說一路嫌疑之際恐生議論俺借此席面與小娘子結爲兄妹俺姓趙小娘子也姓趙五百年合是一家從此兄妹相稱便了京娘道公子貴人奴家怎敢扳高景清道既要同行如此最好呼道童取過拜氈京娘請恩人在上受小妹子一拜公子在傍還禮京娘又拜了景清呼爲伯伯景清在席上敘起侄兒許多英雄了得京娘歡喜不盡是夜直飲至更餘景清讓自己

臥房與京娘睡。自己與公子在外廂同宿。五更雞鳴。景清起身安排早飯。又備些乾糧牛脯。為路中之用。公子鞴了赤麒麟。將行李扎縛停當。囑付京娘妹子。只可村粧打扮。不可冶容炫服。惹是招非。早飯已畢。公子扮作客人。京娘扮作村姑。一般的戴個雪帽。齊眉遮了。兄妹二人作別景清。景清送出房門。忽然想起一事道。賢侄今日去不成。還要計較。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正是

攜得羽毛方遠舉　　虎無牙爪不成行

景清道。一馬不能騎兩人。這小娘子弓鞋窄小。怎生

得上可不擔誤了程途徒然竟一絲兒同去却不好公子道此事筭之久矣有個車輛又費照顧將此馬讓與妹子騎坐俺誓願千里步行相隨不憚辛艱京娘道小妹何累恩人遠送愧非男子不能執鞭墜鐙豈敢反占尊騎決難從命公子道你是女流之輩必要脚力趂程脚又不小步行正合其宜京娘再四推辭公子不允只得上馬公子跨了腰刀手執渾鐵桿棒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景清道賢弟路上小心恐怕遇了兩個响馬須要用心隄防下手斬絕些莫帶累我觀中之人公子道不妨不妨說罷把馬尾一拍喝

聲快走那馬拍騰騰便跑公子放開腳步緊緊相隨於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縣地方這赤鬚龍原是千里龍駒追風逐電自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不勾名馬半日馳驟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二則京娘女流不慣馳驟所以控轡緩緩而行兼之路上賊寇生發須要晚起早歇每日止行一百餘里公子是日行到一個土岡之下地名黃茅店當初原有村落因世亂人荒都逃散了還存得個小小店兒日色將晡前途曠野公子對京娘道此處安歇明日早行罷京娘道但

憑尊意店小二接了包裹京娘下馬去了半晌小二一眼瞧見舌頭吐出三寸縮不進去心下想道如何有這般好女子小二牽馬繫在屋後公子請京娘進了店房坐下小二哥走來站着呆看公子問道小二哥有甚話說小二道這位小娘子是客官甚麼人公子道是俺妹子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多口千山萬水路途間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公子道爲何小二道離此十五里之地叫做介山地曠人稀都是綠林中好漢出沒之處倘若強人知道只好白白裏送與他做壓寨夫人還要賠他們利市公子大怒罵道

京娘亦非凡女子

賊狗大膽敢虛言恐唬客人喚小二向門一拳打去小二口中鮮血手掩着臉向外急走去了店家娘就在厨下發話京娘道恩兄忒性躁了些公子道這婦言語不知進退怕不是良善之人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京娘道既在此借宿惡不得他公子道怕他則甚京娘便到厨下與店家娘相見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店家娘方纔息怒打點動火做飯京娘歸房房中尚有餘光還未點燈公子正坐與京娘講話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到房門口探頭探腦公子大喝道什麼人敢來瞧俺脚色那人道小人自來尋小

二哥則話與客官無干說罷到厨房下與店家娘唧唧噥噥的講了一會方去公子看在眼裏早有三分疑心燈火已到店小二只是不同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裏兄妹二人喫了晚飯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睡自家只推水火帶了刀棒遶屋而行約莫二更時分只聽得赤麒麟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此時十月下旬月光初起公子悄步上前觀看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見有人來務能的掙開起來就跑公子知是盜馬之賊追趕了一程不覺數里將過溜水橋邊不見了那漢子只見對橋一間小屋裏面

燈燭輝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步進看時見一個白鬚老者端坐于土床之上在那裏誦經怎生模樣

眼如迷霧鬚若凝霜有如柳絮之飄面有桃花之色若非天上金星必是山中耐長

那老者見公子進門慌忙起身施禮公子答禮問道長者所誦何經老者道天皇救苦經公子道誦他有甚好處老者道老漢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掃蕩煙塵救民於塗炭公子聽得此言暗合其機心中也歡喜公子又問道此地賊寇與多長者可

知他的行藏麼老者道貴人莫非是同一位騎馬女子下在坡下老店裏的公子道然也老者道早迴老夫險些兒驚了貴人公子問其緣故老者請公子上坐自己傍邊相陪從容告訴道這介山新生兩個强人聚集嘍囉打家刼舍擾害汾潞地方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半月之間不知那裏搶了一個女子二人爭要未決寄頓他方待再尋得一個來各成婚配道裏一路店家都是那强人分付過的但訪得有美貌佳人疾忙報他重重有賞晚上貴人到時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先差那

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說道不但女子貌美兼且騎一匹駿馬單身客人不足為懼有個千里腳陳名第一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賊人差他先來盜馬衆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等待貴人五更經過便要搶劫貴人須要防備公子道原來如此長者何以知之老者道老漢久居於此動息都知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公子謝道承教了綽棒起身依先逕回店門兀自半開公子捱身而入却說店小二為接應關各盜馬回到家中正在房裏與老婆說話老婆暖酒與他喫見公子進門閃在燈背後去了公子心生一

討。便叫京娘問店家討酒。少頃家娘取了一把空壺、在房門口酒缸內舀酒。公子出其不意、將鐵棒照腦後一下、打倒在地。酒壺也撇在一邊。小二聽得老安叫苦、也取朴刀趕出房來。恰當公子以逸待勞、下起棍落、也打翻了。再復兩棍、都結果了性命。京娘大驚、急救不及。問其打死二人之故、公子將老者所言述了一遍。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如此途路難行、怎生是好。公子道、好。反有趙某在此、賢妹放心。公子撐了大門、就廚下煖起酒來、飲個半醉。上了馬、料將鑾鈴塞口、使其無聲。扎縛包裹停當、將兩個屍首拖在廚

下柴堆上放起火來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看火勢盛了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此時東方漸白經過溜水橋邊欲再尋老者問路不見了誦經之室但見土牆砌的三尺高一個小小廟兒廟中社公坐於傍邊方知夜間所見乃社公引導公子想道他呼我為貴人又見我不敢正坐我必非常人也他日倘然發跡當加封號公子催馬前進約行了數里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公子叫聲賢妹慢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言猶未畢草莽中鑽出一個人來手挑鋼叉望公子便搠公子會者不忙將鐵棒架住那漢且鬬且

秀貞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激得公子怒起，變了臉，要搭喝聲著，將半個天靈蓋劈下，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俺到前面林子裏去結果了那毿毛賊和你同行，京娘道恩兄仔細，公子放步前行，正是

聖天子百靈助順　大將軍八面威風

那赤松林下着地滾周進屯住四五十嘍囉，聽得林子外腳步響，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手提長鎗，將出來，正迎着公子，公子知是強人，並不打話，舉棒便打，周進挺鎗來敵，約鬪上二十餘合，林子內嘍囉知

周進遇敵飾起鑼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公子道有本事的都來公子一條鐵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棒似秋葉隨風近着身如落花墜地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周進膽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公子一棒打倒衆嘍囉發聲喊都落荒亂跑公子再復一棒結果了周進回步已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抓尋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囉簇擁過赤松林了公子急忙趕上大喝一聲賊徒那裏走衆嘍囉見公子追來棄了京娘四散去了公子道賢妹受驚了京娘道適纔嘍囉內有兩個人曾跟隨响馬到清油觀原認得我方

總說周大王與眾人安歇，不料道客人陶大王不殺我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裏去。公子道：「便遇著時，也被俺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你不相遇更好。」公子催馬快行，約行四十餘里，到一個市鎮。公子腹中饑餓，帶住轡頭，欲要扶京娘下馬上店，只見幾個店家都慌慌亂亂的安排炊爨，全不來招架行客。公子心疑，因帶有京娘，怕得生事，牽馬過了店門，只見家家閉戶，到盡頭處，一個小小人家也關着門。公子心下奇怪，去敲門時，沒人答應，轉身到屋後，將馬拴在樹上，輕輕的去敲他後門，裏面一個老

[illegible]

婆婆開出來看了一看。意中甚是恓惶。公子慌忙跨進門內。與婆婆作揖道。婆婆休訝。俺是過路客人。帶有女眷。要借婆婆家中火。喫了飯就去的。婆婆捻神捻鬼的叫禁聲。京娘亦進門相見。婆婆便將門閉了。公子問道。那邊店裏安排酒會。迎接什麼官府。婆婆搖手道。客人休管閒事。公子道。有甚閒事。直恁利害。俺是遠方客人。煩婆婆說明則個。婆婆道。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這鄉村斂錢備飯。買靜求安。老身有個兒子。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公子聽說。思想。原來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個乾淨。絕了清油

說的緇根罷公子道婆婆這是俺妹子所以前番帶
願到此怕逢了強徒受他驚恐有煩婆婆家裏權住幾
時等這大王過去之後方行自當厚謝婆婆道好位
小娘子權躲不妨事只客官不要出頭惹事公子道
俺男子漢自會躲閃且到路傍打聽消息則個婆婆
道仔細有見成饝饝燒口熱水等你來喫飯却不方
便公子挑捧仍出後門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忽
然想道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千里步行今日爲懶
怕強賊乘馬不算好漢遂大踏步奔出路頭心生一
計後身到店家大聲的叫道大王即刻到了洒家

是打前站的你下馬飯完也未店家道都完了公子道先擺一席與酒家喫衆人積威之下誰敢辦個眞假還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大魚大肉熱酒熱飯只顧搬將出來公子放量大嚼喫到九分九外面沸傳大王到了快擺香案公子不慌不忙取了護身龍出外看時只見十餘對鎗刀棍棒擺在前導到了店門一齊跪下那滿天飛張廣兒騎着高頭駿馬千里脚陳名扎鞭緊隨背後又有三五十雙騾上來乘車輛簇擁你道一般兩個大王爲何張廣兒恁般齊整那强人出入聚散原無定規況且聞說单身客人也不

合其意了所以周進來免輕敵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劫因千里腳陳名報道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請他到介山相會所以整齊隊伍而來行村過鎮壯觀威儀公子隱身北墻之側看得真切等待馬頭相近大喊一聲道強賊看棒從人叢中躍出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馬驚駭望前一跳這裏棒勢去得重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那馬負疼就倒張廣兒身輕早跳下馬背後陳名挺棍來迎早被公子一棒打倒張廣兒舞動雙刀來鬪公子公子騰步到空闊處與強人放對鬪上十餘合張廣兒一

刀砍來公子掛起中其手指廣兒右手失刀左手便覺沒勢回步便走公子喝道你綽號滿天飛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趕進一步舉棒望腦後劈下打做個肉餅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着地滾

眾嘍囉却待要走公子大叫道俺是汴京趙大郎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仇今日都已勦除了並不干眾人之事眾嘍囉棄了鎗刀一齊拜倒在地道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情願伏侍將軍為寨主公子

呵呵大笑道朝中世爵俺尚不希罕豈肯做這非為之事公子看見衆嘍囉中陳名亦在其內叫出問道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陳名叩頭服罪公子道且跟我來賞你一餐飯衆人都跟到店中公子分付店家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這些都是良民方纔所備飯食都着他飽飡俺自有發放其管待暖廣兒一席留着俺有用處店主人不敢不依衆人喫罷公子叫陳名道聞你日行三百里有用之才如何失身於賊人俺今日有用你之處你肯依否陳名道將軍若有所委不避水火公子道俺在汴京爲打了御花園

又鬧了御勾欄。逃難在此。知你到汴京行經事體。如何半月之內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不可失信。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把與陳名。將賊人車輛財帛。打開分作三分。一分散與市鎮人家。償其向來驚擾之費。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着衆人自去解官請賞。其一分衆嘍囉分去。爲衣食之資。各自還鄉生理。其一分又剖爲兩分。一半賞與陳名爲路費。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廢殿門。趙公子分派已畢。衆心悅伏。各各感恩。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桌擡到婆婆家裏。婆婆的兒子也

禍來了與公子及京娘相見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合家歡喜公子向京娘道感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人今日借花獻佛與賢妹壓驚把盞京娘千恩萬謝自不必說是夜公子自取囊中銀十兩送與婆婆就宿於婆婆家裏京娘想起公子之恩當初紅拂一妓女尚能自擇英雄莫說受恩之下愧無所報就是我終身之事舍了這個豪傑更托何人欲要自薦又羞開口欲待不說他直性漢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左思右想一夜不睡不覺五更雞唱公子起身鞴馬要走京娘悶悶不悅心生一計於路只推腹痛難忍幾

如錯 以何故

過要解要公子扶他上馬又扶他下馬一上一下將身偎貼公子挽頸勾肩萬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熱央公子拭被添衾軟香溫玉並無動情之處公子生性剛直盡心伏侍全然不以為怪又行了三四日過曲沃地方離蒲州三百餘里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如今將次到家了只管害羞不說挫此機會一到家中此事便索罷休悔之何及黃昏以後四字無聲微燈明滅京娘兀自未寢在燈前長嘆流淚公子道賢妹因何不樂京娘道小妹有句心腹之言說來又怕唐突恩人莫怪公子道兄妹之間

有何嫌疑，儘說無妨。[illegible]小妹深閨弱女，從未出門，只因隨父進香，誤陷於賊人之手，鎖禁[illegible]之中，幾[illegible]賊人去了，苟延數日之命，得見恩人。倘若賊人相犯，妾寧受刀斧，有死不從。今日蒙恩人救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又爲妾報仇，絕其後患，此恩如重生父母，無可報答。倘蒙不嫌貌醜，願備鋪牀疊被之數，使妾少盡報効之萬一，不知恩人允否。公子大咲道：賢妹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實出惻隱之心，非貪美麗之容，況彼此同姓，難以爲婚，兄妹相稱，豈可及亂。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豈可學縱

欲敗禮的吳孟子、休得任言惹人笑話京娘羞慚滿面半晌無語、重又開言道恩人休怪妾多言、妾非淫污苟賤之輩、只爲弱體餘生盡出恩人所賜、此身之外、別無報答、不敢望與恩人婚配得爲妾婢伏待恩人一日、死亦瞑目、公子勃然大怒道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並無邪佞、你把我做看施恩望報的小輩、假公濟私的奸人、是何道理、你若邪心不息、俺即今撒開雙手、不管閒事、怪不得我有始無終了、公子此時聲色俱厲、京娘深深下拜道今日方見恩人心事賽過柳下惠魯男子、愚妹是女流之輩也

井說天望乞恩人恕罪則個公子方纔息怒道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不爲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與那兩個响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爲假意惹天下豪傑們恥笑京娘道恩兄高見今生不能補報大德死當啣環結草兩人說話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一路無話看看來到蒲州京娘雖住在小祥村却不認得公子問路而行京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好生

傷感却說小祥村趙員外自從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忽然庄客來報京娘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桿棒跟隨趙員外道不好了响馬來討粧奩了媽媽道難道响馬只有一人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趙文道虎口裏那有回來肉妹子被响馬劫去豈有送轉之理必是容貌相像的不是妹子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參媽見了女兒相抱而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將賊人鎖禁淸油觀中幸遇趙公子路見不平開門救出認爲兄妹千里步行相送恨途中連誅二寇大略敘

了一遍。今恩人見在，不可怠慢。趙員外慌忙叫兒
了趙公子，拜謝道：「若非恩人英雄了得，吾女必陷於
賊人之手，父子不得重逢矣。」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
又喚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庄上宰猪設宴，款待公
子。趙文私下與父親商議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
里。妹子被強人劫去，家門不幸。今日跟這紅臉漢子
同來，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
千里送來，豈無緣故？妹子經了許多風波，又有誰人
娶他？不如招贅那漢子在門，兩全其美，省得傍人議
論。」趙公是個隨風倒舵沒主意的老兒，聽了兒子說

話使教媽媽與京娘來問他道你與那公子千里相隨一定把身子許過他了如今你哥哥對爹說要招贅與你爲夫你意下如何京娘道公子正直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如嫡親相似並無調戲之言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管待他十日半月少盡其心此事不可題起媽媽將女兒言語述與趙公趙公不以爲然少間筵席完備趙公請公子坐於上席自己老夫婦下席相陪趙文在左席京娘右席酒至數巡趙公開言道老漢一言相告小女餘生皆出恩人所賜老漢闔門感德無以爲報幸小女尚未許人意欲獻與恩

人。為貧窮之妻伏乞勿拒。公子聽得這話。一發烈火從心頭掇起。大罵道老匹夫。俺為義氣而來。反把此言來汚辱我。俺若貪女色。昨路上也就成親了。何必千里相送。你這般不識好歹的。枉費俺一片熱心。說罷。將卓子掀番。走出門外。一直便走。趙公夫婦諕得戰戰兢兢。趙文見公子粗魯。也不敢上前。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急忙去扯住公子衣裾。勸道恩人息怒。且看愚妹之面。公子那里肯依。一手攙脫了京娘。奔至柳樹下。解了赤麒麟。躍上鞍轡。如飛而去。京娘哭倒在地。爹媽勸轉回房。把兒子趙文埋怨了一場。趙

淌眼除黯
忘日日然
記得好人
不得

交又羞又惱也走出門去了趙文的老婆聽得爹媽爲小姑上墳怨了丈夫好生不喜强作相勸將冷語來奚落京娘道姑姑雖然離別是苦事那漢子千里相隨愁然而去也是個薄情的他若是有仁義的人就了這頭親事了姑姑青年美貌怕沒有好姻緣相配休得愁煩則個氣得京娘淚流不絕頓口無言心下自想道因奴命蹇時乖遭逢强暴幸遇英雄相救指望托以終身誰知事旣不諧反涉瓜李之嫌今日父母哥嫂亦不能相諒何况他人不能報恩人之德反累恩人的清名爲好成歉苦奴之罪似此薄命不

小英雄評

如死於清油櫬中省了許多是非到得乾淨如今咱之無及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也表奴貞節的心跡乇夜深爹媽睡熟京娘取筆題詩四句於壁上撮上為香望空拜了公子四拜將白羅汗巾懸梁自縊而死

可憐閨秀千金女　化作南柯一夢人

天明老夫婦起身不見女兒出房到房中看時見女兒縊在梁間喫了一驚兩口兒放聲大哭看壁上有詩云

天付紅顏不遇時　受人淩逼被人欺

今宵一死酬公子　彼此清名天地知

趙媽媽解下女兒兒子媳婦都來了趙公玩其詩意方知女兒冰清玉潔把兒子痛罵一頓免不得買棺成殮擇地安葬不在話下再說趙公子乘着千里赤麒麟連夜趕至太原與趙知觀相會千里腳陳名已到了三日說漢後主已死郭令公禪位改國號曰周招納天下豪傑公子大喜住了數日別了趙知觀同陳名還歸汴京應募爲小校從此隨世宗南征北討累功至殿前都點檢後受周禪爲宋太祖陳名相從有功亦官至節度使之職太祖即位以後滅了北漢

追念京娘兄妹之情遣人到蒲州解良縣尋訪消息使命錄得四句詩回報太祖甚是嗟嘆敕封為貞義夫人立祠於小祥村那黃茅店溜水橋社公敕封太原都土地命有司擇地建廟至今香火不絕這段話題做趙公子大鬧清油觀千里送京娘後人有詩讚云

不戀私情不畏強　獨行千里送京娘
漢唐呂武紛多事　誰及英雄趙大郎

二十一卷